



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
美国总统气候特使访华

中美携手

应对

19年前，他离白宫仅一步之遥。10年前，他是美国国务卿。如今，他是美国总统气候特使，是近期继国务卿布林肯、财政部长耶伦之后，第三位访华的美国高官。7月16日，克里抵达北京，开始了为期3天的访华之旅。

7月17日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，经中美双方商定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7月16日至19日访华。中方将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精神，同美方就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，携手应对挑战，增进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福祉。



2016年，克里抱着孙女签署《巴黎协定》。
(资料图)

2021年，克里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发言。
(资料图)



解振华与克里握手

1 “气候先生”

气候变化一直被认为是中美能够合作的领域之一，而克里则堪称美国的“气候先生”。

自1984年进入美国参议院以来，克里长期关注气候变化问题。1992年，他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，并目睹了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的签署。

2004年，克里代表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与小布什对决。克里当时提出，对油气行业征收高额税收，以鼓励发展更清洁的能源。他也支持更严格的机动车燃料效率标准。

2013年，奥巴马开启第二任期，克里出任国务卿，主导了美国的气候变化谈判议程。

2016年4月22日，时任国务卿的克里代表美国签署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《巴黎协定》。当时，克里一手抱着孙女，一手签字，签完字还亲吻了孙女。

对碳排放可能造成的饥荒、灾害、流行病等问题，克里保持着警惕。他曾说，气候变化的冲击让许多非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感到“沮丧和愤怒”，因为它们仅排放了极少的温室气体，却要为此付出“极高的代价”。

2019年，特朗普入主白宫，迅速宣布美国要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当年11月正式启动退约程序。克里转发了自己抱着孙女签约那张照片，说：“为他们想想吧！”他也发表文章，称美国将在2020年后（指大选后）“重返谈判桌”。

2020年11月4日，美国总统大选后第二天，美国正式退出《巴黎协定》。一个月后，尚未正式就职的拜登，提前提名克里出任总统气候特使，并安排他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。拜登也将重返《巴黎协定》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提出。

在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上，克里的影响力举足轻重。他曾表示，自己将气候危机视为美国的“紧急国家安全威胁”。

在一次活动中，当被问到美国需要什么来实现减排目标时，克里一口气说了七个“钱”字。去年3月，他还呼吁发达国家实现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的承诺。

2 “精英主义者”

在美国政坛，克里常被视为“精英主义者”，身世不简单。

1943年12月11日，克里出生在科罗拉多州。他的全名是约翰·福布斯·克里。这个福布斯是他母亲的姓。福布斯家族在19世纪就参与中美贸易，靠走私鸦片赚了不少不义之财。福布斯家族曾有一艘名为“伶仃”的货船，长期停在珠江流域，作为贩卖鸦片的水上仓库。

克里的父亲理查德·克里是外交官、律师。克里先后就读于瑞士蒙特纳学院和美国菲斯登中学等私立寄宿学校。他在高中摇滚乐队中担任贝斯手，发行过唱片。

1962年，克里进入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就读。他的学习成绩一般，从未在考试中拿过“A”，但对

社交和辩论很感兴趣。大三时成为了耶鲁政治联盟主席，还加入了著名的“骷髅会”。他曾与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妻妹约会，并被邀请参加肯尼迪家族的活动。这都为他日后从政积累了资源。

1965年，克里在一次演讲比赛批评美国对外政策，称“西方帝国主义的幽灵正在给亚洲人和非洲人带来恐惧”。不过，一年后他却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，主动申请赴越南作战。他担任快艇指挥官，曾多次负伤。

1970年，退役回国的克里加入了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。一年后，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，美军在东南亚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是“孤立事件”，“（美军）每一天都在犯下（战争）罪行，指挥链上的所有军官都对此心知肚明。”

1984年，克里当选美国参议员，并多次连任。他曾投票支持美军入侵伊拉克，但得知伊拉克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，又批评小布什政府“误导”了美国。“他们发动战争，却没有一个赢得和平的计划。”

2004年，克里参加总统大选，铩羽而归。9年后出任国务卿，美国媒体当年赞他为“美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外交之星”。但到2015年，奥巴马民调低落，克里也被美国《外交政策》杂志评为“半个世纪以来最差国务卿”。这也可见美国政治极化的现实。

克里的妻子全名特蕾莎·亨氏·克里，亨氏来自她的原配、宾夕法尼亚州前共和党参议员约翰·亨氏三世。约翰是美国食品巨头亨氏食品公司主要继承人之一，1991年因直升机失事去世。1995年，特蕾莎改嫁克里。美国媒体称，特蕾莎如今拥有的资产在7.5亿美元到12亿美元之间。

3 熟悉的面孔

对中国人来说，克里算得上熟悉的面孔。说起中美间关于气候变化的事，常会听到他的名字。

2009年5月，克里曾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访华，出席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。2014年7月，身为国务卿的克里在访华期间登上了八达岭长城。

《巴黎协定》签署后，克里表示，希望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能够成为全球的“典范”，并为未来的气候谈判发挥积极作用。克里出任总统气候变化特使以来，中美两国就气候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沟通，他本人也已多次访华。

2021年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克里在上海会谈，并发表《中美应对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》。声明强调，“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。”

解振华曾表示，中美两国的磋商总体来看“很有建设性”，并说克里与自己都认为行动重于空谈。克里则曾表示，自己与解振华有20多年的工作关系，“我们相互了解，相互尊重。”他称解振华是一名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方面的“领导人”和“有能力的推动者”。

2022年8月2日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，窜访台湾。8月10日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，受佩洛西窜台严重影响，中方暂停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商谈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国承担。

延伸

克里访华，中美关系“气候”升温？

短短一个月内，前后已有3位美国政府官员来到中国，中美高层互动的频率比过去加快了不止一倍。

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“气候”已经回暖？

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认为，频繁的互动体现了美方目前希望尽快改善对华关系，恢复各领域的接触和合作的需求。

马伟表示，相较于美方“诚恳”的表态和看似积极的姿态，目前美方在落实各项承诺上的表现明显“行动迟

缓”，当下双方关系的改善仍然是“气氛性”的。

就在此前耶伦访华之际，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便指出，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限制美国对华投资行政令，“两国关系的下一次考验可能很快就会到来”。“由此可见，尽管目前这轮中美互动为双边关系带来积极预期，但与此同时，也应警惕美国在对话问题上的善变。”马伟说。

马伟告诉记者，克里此行的另一大看点在于，克里本人能否为后续中美间可能出现的更高级别访问“打前

站”。“如果说布林肯和耶伦对中国的访问，是双边关系在外交和经贸层面的破冰之旅，那克里作为民主党的‘老人’，他的访问则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。”

历史已经证明，中美携手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，未来在很多相关全球议题上双方合作大有可为。校准两国关系航向，根本之道是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或战略性框架，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。
综合环球人物、北京日报等